

樂

書

十四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三謂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之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君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賓之而弗目有客之道焉我客戾止豈特有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爲哉將以永觀吾作樂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是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目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亦不過二王之後之目也言其日戾止如此則其君可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禮記云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禮于威之無也武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

爲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固足以爲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爲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闕宮之頌白牡辟嗣以爲禮萬舞洋洋以爲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勳勞錫之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

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

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武奏

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鍾

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事祀武王嘗之

以鐘鼓嗶嗶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文王武王

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也



詩訓義

魯頌

有駘

泚水

闕宮

商頌

那

有駘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駘頌魯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鷺之為物其質潔白閑水而

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閑水則習禮之

譬也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

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

官為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

之禮樂其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

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未嘗相殺

乎士之有諱田萊公始婦人髮而弔由臺駘始孰謂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國莫其於魯魯有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自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後世以鷩飾鼓因謂之鷩爲鼓精豈惑越王不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泮離諸侯之學曰泮宮啓生於墻壁之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離生於離渠之離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之教辟離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離之制猶天子宫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君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此禮而芹藻芻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茹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離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至此羣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衿不來以刺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類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則類宮周人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鼓皆宗蓋設於類宮是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也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曲阜人  
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用  
黃目灌用玉且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豆用  
俎用祝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美邊豆大房天子之禮  
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邊豆則罍黃  
目雕纂祝蕡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  
夏變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羣公之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况卒仲遂叔弓  
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  
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  
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  
民於塗炭之中實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  
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  
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幾  
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  
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用者至孔子時又  
六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  
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  
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  
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  
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  
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  
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  
乎公曰

在夏后之世然則周禮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循與那與置我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維我思成

正此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與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貴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

子夏

爲一楹四接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者如此鞀非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鼓以行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初考殷人郊丘之祭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謂殷人尚聲邪

鞀鼓淵淵嘒嘒管管

華音兆於北方如播而爲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發而爲管鼗鼗天司樂雷鼓雷鼗以禮天神靈鼓

靈鼗以禮地示以路鼓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非  
雷鼗雷鼗靈鼗也路鼓路鼗而已以以竹之管  
禮天神孫竹之管也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鼗鼓淵淵之  
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鼗鼓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鼗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  
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  
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  
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  
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  
有冬物有金有土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踈

卷之四

二

子長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  
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  
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  
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  
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衆聲  
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  
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鼓有數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南之作樂在  
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則管磬  
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聲嗅味  
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新  
豈不以樂之大然邪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合正  
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  
言依我磬聲則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  
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  
保口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  
下詩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  
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  
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酌和羹之禮而不及  
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官言萬舞洋洋  
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變美其綴兆之衆  
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  
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  
王周篤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勳煥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必稽焉楊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子長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必斷自堯舜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止為不足取也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為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為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

若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  
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  
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為果麻者  
震也故其音匏震為竹故其音竹巽為木故其音木  
兌為金故其音金乾為王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  
書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蠶  
蠶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  
音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敔  
繫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  
冬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  
薰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  
蕩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  
二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為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薰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  
匏竹為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  
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華絲居南北之正先華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胥子則夔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胥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祀祗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胥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而栗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夔教胥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子以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胥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該之而已

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

心是心卷耳作見后廷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

騶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

其此詩所以言志也皋陶賡歌所以求吾

以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

所以言四牡之所歌所以求吾將母之言

所以水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也

莫辨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

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豈歌求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

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為先歌次之以詩

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

是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永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

言志歌求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反

八人為侑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

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

心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

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

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何也

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

詩頌聲賦

先詩後歌

終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鐘五行之秀氣其出爲五言之永律必和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爲體永以詠爲用故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所以爲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爲律和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爲君不以律和之

王書

則其聲素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破其臣讓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然微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天陽六爲律則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所謂律也陰六爲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說也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曰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也  
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間以命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所道者中德所誅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無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

樂十六

二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雖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呂而三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湯雉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水以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童童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童童之用威義之至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六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

樂書卷六

三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騶夏杜子春口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禘夏公出入奏騶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真

此類在真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  
此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事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也口致齊於外大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妾族夏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戒夏大射公入醵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  
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  
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醵示戒焉故公  
出入奏醵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  
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醵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尚  
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  
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

四

樂書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雖殊其所以為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

三

五

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為大故也然則舜之誕

數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宗非不修德卒不免用  
故詩曰執訊連連彼誠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  
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  
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  
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  
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  
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  
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  
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誅者孰非中聲邪楊雄謂  
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  
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亦  
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  
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  
以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  
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爲主是以金  
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  
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明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舞可知矣

二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讒說至欲並生哉者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口以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爲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此則夫何爲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樂二十七

三

夔曰夔擊

一夔擊如以戈焉以止澠器之所以爲敵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爲規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先憂而後擊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思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也且不爲得樂之情也樂記曰夔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以當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取晉

與臧文仲以下磬如齊告籥則王之於石類也玉  
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  
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  
之自然可以爲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  
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  
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拊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爲器韋表糠裏  
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  
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  
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  
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三百五十一

樂志十七

四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  
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  
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  
東其爲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固小師之  
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樂而已此先夏擊後搏拊禮  
記於搏拊者書以作樂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  
後不得不異



